

責任編輯：孫嘉萍

一進臘月，鄉下的活動就圍繞着過年。殺年豬是鄉下的序幕。屠夫殺年豬比平時殺豬要謹慎得多——必須一刀殺死，不然主人心裡就會起疙瘩。在斬豬肉時，主人還要囑屠夫斬兩個大團魚似的「肘子」，然後燻得黃澄澄的，正月裡大大方方地給孩子外公外婆送去放拜年禮。同樣燻得亮晶晶的香腸，是送給親戚朋友最好的禮物。殺豬這天，還得請左鄰右舍、親戚朋友吃一殺豬飯。人緣好的，這家請了那家請；平常多心嘴的人，別人就會囑上客氣，並不真請。鄉下人很看重請誰不請誰，因為這是對人，尤其是家長人際關係的檢驗。請誰不請誰，鄉下人心裡自有一桿秤。

臘月二十三送灶神菩薩上天，也是鄉下人十分看重的節目。據說灶王爺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平安。察一家善惡，奏一家功過，在玉帝面前權力很大，玉帝根據灶王爺的奏摺來判定給人添壽還是折壽。所以人們既敬他又怕他。在祭灶時總要多供些糖果，目的是請他多說些好話。做這件事的，多半是六十歲的老媽媽，如今有知識有文化的小媳婦們，早就當回事了。臘月二十四，揮塵掃房，據說是能掃去病災、晦氣。齊掃出門去，其實只不過是乾乾淨淨迎新年。

年三十，家家戶戶除了貼春聯，還得做一件大事：給「老墳」上亮。天剛黑，野地的各處墳墓前，就有了白紙燈籠發出的一團團黃的亮光，模模糊糊地照出沉寂肅穆的墳頭。點點香燭和紙錢，下輩門按長幼依次作揖，半點兒不得馬虎。然後點幾串鞭炮，放幾支禮花。零點，還有個放鞭炮和禮花的高潮，一是真正正的過年了，二是灶神風塵僕僕地回來，怠慢不得，同樣要擺了糖果迎接他。

正月初一早上，一家大小圍着桌子吃湯圓，以示「團圓」。然後收拾停當，換上新衣服，扶老攜幼，提上香燭紙錢和鞭炮，去拜先輩的墳。兒孫輩的，往往能在墳前聽到埋着的這位老輩子在過去辛酸的生活經歷，不由你不虔誠地跪拜，同時也在心裡表示要善待前人，與人和平相處，珍惜今天的生活。拜完墳，在路邊折些墨綠的柏樹枝，拿回家分插在門楣上，襯着新貼的紅對聯和乾淨的庭院，「新」的感覺油然而生。

正月初二到十五，人們互相走親戚朋友處拜年，了解過去一年莊稼的收成，兒女的婚嫁，人事的變遷，也是農家重要的年事活動。鎮上扭秧歌、舞獅子、鑼鼓鏗鏘，嗚嗚陣陣，人山人海，好不熱鬧；晚上，光着膀子的精壯漢子把一條條長龍舞得如騰如飛，引得十里外的人也趕去觀看。

正月十五過大年，農家人已不大看重，因為年事到了尾聲。外出打工的年輕人早在初十邊上，就三五成群離開家鄉。農家人能說幾百斤重的大肥豬過年，能在年三十晚上圍着電視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在鄉下的夜空中也能看見色彩紛呈的禮花，而且一年比一年更熱鬧、更祥和。

靜心，細看。寬大的一個院子裡，綠草茵茵，碧樹蒼蒼，滿目青黛，一枝潔白的花朵，若隱若現地綻放在萬綠叢中。花朵不大，大拇指那般，青梗的花萼，撐開六片薄若蟬翼、潔白如羽的瓣兒。一絲微風拂過，有暗香浮動，雖是那麼一瞬，卻沁入心脾，令人心醉。以前我以為，白花是不香的。

梔梔花開，亦如它姍姍來遲那樣，看上去滿樹的蕾蕾，大大小小，鼓鼓囊囊，青的、綠的、淡綠、淺白，好像一夜之間就會盛開似的。這使我想到了櫻花、梨花和桃李，在倏然間全部綻放，驚艷繽紛。但來得快去得也快。僅僅幾天，便落英殆盡。「梔梔花」不是。它們好像是早就排好次序，沒有競爭和擁擠，不緊不慢地開，每天就那幾朵，即在盛花期的喧鬧，也很少有開出五六朵的，沒有爭先恐後的擁擠，沒有大大小小的一棵樹上也很少有開出五六朵的，沒有爭先恐後的擁擠，沒有藏半掩在青枝綠葉裡。風兒吹過，才會驚鴻一現。不招搖、不張揚，似臨波仙子，看上去格外動人，賞心悅目。特別是在霧氣氤氳的晨光裡，它披着晶瑩的朝露，微微張開鼓脹的花瓣，似有極致的大家閨秀，於不經意間舒展着青春靚麗，把一生的精彩釋放到大氣闊秀。那白，它也會在炎夏漸行漸近的脚步聲中竭盡全力，優雅地散盡最後一縷餘香，這才凋謝在血和淚培育它的土地上，雖有許多歉疚無以釋懷，但它無悔無悔，因為它深深了解大地對它的情意。

後來，我從花商那兒知道，凡是潔白的花，譬如夜來香、梨花、七里香，其實白天也很香。只是白天的人心浮，往往聞不到，那怕很熱的中午，心清氣靜的人都可以聞到。

人亦如花。人生不必走一條路上擠，是花就會有香；心靜，再淡的花香也能嗅到。如果你是一朵花，那麼就選擇好適合自己的季節，淡淡地綻放美麗，讓人生從容、優雅地展示風采。

那個初夏的一天，空氣中忽然飄過一陣淡淡的花香。仔細尋去，是院子裡一株不顯眼的「梔梔花」開了。李的綉麗早已從枝頭逝去，清涼的荷花、香甜的丹桂、火熱芭蕉還在孕育着美麗，在這本該沒有花開的季節裡，惟獨「梔梔花」驚世駭俗地開在枝頭。

風雨

鄉下的年事

往事鈞沉

鄉下的年事

鄭延國

鄉下的年事

馮進

鄉下的年事

馮進

鄉下的年事

馮進

它的象聲詞遍布全世界：希伯來文中叫「apchi」，瑞典語中叫「ajjo」，俄文中是「apchki」，日文裡有「hakushon」，韓文是「achee」，塞浦路斯希臘文則為「apshoo」。中文嘛，自然是「啊嚏」了。可見感冒是超越國界，不分語言、人種、文化和信仰的普遍人生體驗。動物中感冒的也有，比方說貓，可是除了人類的近親大猩猩，牠們少有像我們那樣頭昏眼花、鼻涕長流、情緒低落、甚至臥床不起的嚴重感冒症狀。

科學家們已經花了百年以上、無數金錢和心力研究感冒的來源和治療，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醫藥由科學試驗證明絕對有效。僅在美國，每年有超過十億感冒病例，人們花費幾十億美元服藥治療，加上誤工、缺課的費用，美國每年因為普通感冒損失的金錢在六百億左右。為什麼感冒那麼難治？為什麼我們至今無法克服這個小小的疾病？美國著名的科普作家詹妮佛艾科曼（Jennifer Ackerman）在新作《啊嚏：平凡感冒的不凡生涯》（Ah-Choo! The Uncommon Life of Your Common Cold）中，以翔實、豐富的資料，談諧幽默的行文給讀者介紹了感冒研究的歷史，感冒發作的病源，治療感冒的土方洋方，還有有關感冒的各種鮮為人知的科學知識和趣聞逸事。就算是深受感冒困擾的病人看了，想來也能發出會心的微笑吧。比方說，書中說到，雖然感冒病毒無孔不入，但有四分之一的人即使受了傳染也完全沒有任何症狀。還有，年輕不是優勢，小孩子流鼻涕的症狀遠比大人嚴重，而十幾歲的青少年得感冒的頻率是半百以上者的兩倍。更讓人驚奇的是，在傳播感冒病毒方面，握手比親吻更加危險；而那些外向熱情、交遊廣闊的人比內向孤僻者得感冒的機率要低，因為據說心理上的幸福快樂感對於抵禦感冒侵襲大有好處。另外，要是你已經得了感冒，千萬不要試圖通過加強營養或用藥來「增強免疫功能」，因為那樣只會讓你的症狀更加嚴重。

由此可見，《紅樓夢》裡誰得了傷風感冒，醫生讓他們「清清靜靜地戲幾頓」是對的，而英文中說的「餓飽感冒」其實不太靠譜（「to feed a cold」）。更有甚者，在治療感冒方面，那些泰諾、康泰克之類的非處方藥的功效還不如醫生、朋友、家人的同情體貼；研究證明，他人的善意關懷可以讓你的感冒周期縮短一天，這種效果遠勝感冒藥！艾科曼的書深入淺出，通過輕鬆的文字傳播了不少有益的科學知識。

譬如，感冒之所以難治，是因為引發感冒的五大病毒家族中的各種病毒十分容易發生變異，所以沒有兩種感冒完全相同。人體的抗體也就永遠慢了一步，雖然對於一種感冒病毒產生了應對之方，但還是無法抵抗新一輪的變種病毒。感冒病毒肆虐的幾個所在是：醫院和診所、運動健身中心、電梯和其他公共交通、銀行之類和現金打交道的地方、辦公室等工作單位、幼兒園和學校、家庭、賓館、飛機。艾科曼此書的獨特魅力，我看倒不在於為大家提供了多少震撼人心的最新科技發現，而是她討論感冒時那種無可奈何而又幽默淡定的語氣。譬如，她說到一九六八年美國宇航員駕駛阿波羅七號升天不久就感冒發作，三個大男人在失重的情況下飽受煎熬：他們的鼻涕堵塞了鼻翼和鼻竇，強行清空又造成耳膜疼痛。結果他們呼吸不暢，耳目不靈，根本無法正常工作，只是經歷了「十天的太空感冒之旅」。最後，你想要躲避感冒嗎？她的方子是：要麼變成隱士，要麼完全避免和孩子接觸。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馮進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客居人語

巴士社交

劉荒田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

長干寺的佛舍利

季旭東